

# 萤窗耕耘录

金 骏 著

作家出版社

世纪之光文丛

# 萤窗耕耘录

金 骏 著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之光文丛/卜一 白冰 主编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01

ISBN7-5063-1479-7

I·世… II·①卜… ②白… III·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3421 号

### 黄窗耕耘录

---

作 者:金 骏

责任编辑:建 中

装帧设计:建 中

版式设计:建 中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100026

电话传真:86-10-65930756(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总编室)

Email:wrtpub@public.bta.net.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运河晚报社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00 千字

印张:10

印数:1050 册

版次:2001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7-5063-1479-7/I.1578

总定价:228.00 元(本册定价:19.80 元)

---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序

● 周孟贤

直到如今,我们还未谋面,但我觉得已经多次紧握;

直到如今,我们还未相见,但我觉得已经多次面晤。

可以说,我们之间是一开始便不存在陌生,便很熟悉!我们的神交,将距离和空间打破了,省却了一个相识相握的过程,真乃神交抵万金!

他是谁?他便是祖籍在太湖东山,17岁考入安吉新新越剧团,1986年转业该县图书馆,一直由安吉山水养育的,入山入水,乐山乐水的金骏先生。在金骏的笔下,不少篇章描述和歌颂了安吉的这方土地,可谓倾心又倾情。

前些天,神交中的他来信——请我为他即将出版的由游记、随笔、杂感和“竹文化”专论构成的书名为《萤窗耕耘录》作个序,言辞之朴实、之恳切,让我好感动!当然,我亦有点儿困惑,我不知道我在匆忙中,能“序”出怎样一些文字。

多年来,我(在一些全国性的文学会议上也多次)说过,我看一个人的作品,非常注重人品,也就是说,我欣赏的是:人品与作品的统一。我始终坚信,什么样的人品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当然,一个人品好的人,不一定写出的作品都是佳作(那也不要紧),尽管如此,我还是愿读此类文字;相反读一些人品极差,文字尚可的作品,我觉得很恶心,要呕吐,似有被欺骗、被侮辱的感觉,似在听一只红头苍蝇在歌唱!

我是一家党报的副刊编辑,多年来多次编发金骏的稿子。每

每读他的稿子,以及随稿附寄的短言,都会加深我对他的印象:朴实、真挚、人品好。

果不其然!他的口碑证实了我的臆测。我从他写的《我的母亲》一文中,不只了解了他的家世、家境和家事,还看到了他对母亲的深挚之情。他心中敬爱的母亲——35岁才做母亲,教他查检字典,让他练二胡、洞箫,每次吃饭,母亲硬是不食鱼肉,谓之“肉太肥,鱼味腥”,实则是让父子四人吃个够,多么高尚的母亲,儿子虽小,却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始终觉得什么样的母亲,就会养育出什么样的儿女!在这篇短文里,那些浸透着深情的文字,源自于作者内心深处的母亲。

冬夜,当我看完体育新闻——足球之夜,泡沏一杯热茶傍在我的右手边,似乎平添几分热烈的我,一目十行地读着金骏的部分作品。寒气袭人,我猛地意识到这是我在上世纪末(上年度末)和本世纪初(本年度初)——两个世纪之交的时刻,在零下摄氏3度的气温下一气读完的。那些长长短短、篇幅不一的文字蓦地感染了我,愉悦了我,那些题目宛如一棵棵树——根须快速植入了我的心之原野,它们是《独松关:悲壮激越的古战场》、《毛泽东读〈日知录〉笔记解析》、《顾炎武与〈天下郡国利病书〉》、《归有光和吴承恩》、《九华悟禅》和《浙北绿宝石——龙王山》等等,特别是那篇《独览潮汐在钱塘》的游记,篇幅虽短,却写出了气势,写出了潮汐的壮观与雄豪,写出了自己置身于其中的独特感受,请看他笔下的“潮”:

“……一条闪烁着耀眼的白炽光芒的银线,伴随着似千百架重型飞机发出的轰鸣声,出现在东南方的钱塘江喇叭型入海口向我移来。当我感到被雷鸣般的巨响所震撼和包围时,那条白炽的银线竟涨成了三米多高、壁立江面的一道玉城雪岭,自天际而来,声大如雷霆,震撼激射,吞天沃日,势极雄豪,直向我眼前的塘堤猛扑,顿使人惊心动魄!稍顷,海潮西进,怒涛惊竖,碎作泼天骤雨。潮头返窜塘堤,又成回头之涛,余声不绝于耳。”

这段文字是形象的、立体的、绘声绘色的、恍若一幅拍天盖地的《钱江大潮图》！从这里，我们看到作者观察之入微，体验之细腻、描述之准确，（其中也有粗线条勾勒），这些优点还表现在夜览汐——那段简洁、生动、激荡人心的文字。

“……这声音并不沉闷，很辽阔，有共鸣。那条‘银练横江’的一线潮，在月光下闪耀着黄金般的光泽。俄顷，……海汐便在刹那间疾驰而过！潮流相击满江汹涌，涛声咆哮摄入魂魄，犹有山崩地裂之感！”

看了这篇游记，不只使我得到阅读上的快感，还使我想见到作者是一个乐山乐水，深入大自然，富于孩童天趣的人；他日观大潮后，一直激动着，亢奋着，至皓月当空时，居然还独自一人夜览汐！这样的人，恐怕生活中太少太少了！试问：谁有这样的兴致，这样的逸兴？很可惜，不少人随着年龄的增加，在成熟过程中，将生命中最宝贵的童贞与天趣给“熟”掉了！有意思的是，这个在三十九年前伫立海盐盐官镇钱塘江边独自一人观潮览汐的游客，便是与我（至今仍）神交的人。大千世界，人头攒动，散开了又聚拢，聚拢了又散开，独独有两个人站在两个地方——却紧紧相握，这便是一种缘！

夜深人静，掩卷沉思，惊见桌子上那盆误入春天的水仙花早早地开花了，真得好好感谢它——它将一缕缕清香散发给我这个有点疲倦的人。我的心走在比山海关、嘉峪关历史分别要早 764 年和 755 年，至今已有 1384 年历史的安吉独松关。我是沿着一行行文字行走的，带路的是一位爱好写作、音乐、绘画，曾当过教师，曾在首条沪宁双轨铁路线上扛过枕木，现任县图书馆咨询部主任的向导。好呵，独松关！此“关”位于安吉县递铺镇南面 7.5 公里的凤凰山乡，安吉与余杭两县交界的独松岭上。它的得名，使我想起县志上曾记有“相传松皆一管两毛，惟此处松一管一毛，故名独松”的文字，想起近代艺术大师，安吉人吴昌硕的珍品《独松关立轴》，

即取材于此。复读此篇，我仿佛看见一个男子驻足“关”前放眼远眺，浮想联翩，对这座毁于清代咸丰年间战火的关隘凭吊一番。凭吊之后，便向我（向苍天）讲述一个多年前谁在这里建造独松关？出于何因？这“关”的建筑和它的独特之处，在苔藓地衣、山石上留下多少征战者的足迹，岳家军在此大败金兀术部，金兵丢盔弃甲，狼狽逃窜，差点全军覆没……以及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亲率太平军与清军一场恶战终获大胜，随后过关越岭，直下杭嘉湖平原……的历史故事。读这篇大作，似乎觉得走进了历史，走进了古战场，看到了刀光剑影，听到了阵阵厮杀声，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好悲壮，好激越，让人回肠荡气，浑身充满了历史感！

——这种阅读效果的产生，全来自于文章构架的匠心独运，场景的渲染，氛围的营造，以及较深的文字功夫。还应提及的是，如果作者不熟悉安吉的历史（含独松关的历史），心中没有独松关，又没有自己的独特感悟，恐怕难以达到现在的水准。

读“独松关”猛然感觉到安吉赐予我浑身的野趣，我不能自己，居然“飘”了起来，我的心在清文人施锦心的“董岭诸山水，清苔一直西；黄梅出山货，从此抵梅溪”《竹桥穿排》诗中神游，好个赏心悦目忘了归途……

当我缓过神来将目光从“独松关”移向随笔《毛泽东读〈日知录〉笔记解析》和《顾炎武与〈天下郡国利病书〉》时，我默默思忖：我们的读者朋友也应该想一想：作者与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将顾炎武比作栩栩如生的伟男子，对顾氏特别钦佩，特别推崇，又在自己的笔记中录下《日知录》中的章节和句子，并奉为立身行事之准则……，此文的旨意和现实意义在哪里？为什么顾氏的《利病书》（简称）能和《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诗经》和《史记》等书并列一起，作为影响中国 100 本书的其中一本？为什么一个平民百姓的顾炎武，居然被誉为中华七十二伟人之一？这本被梁启超称之为明清时代的“政治地理学”著作，当今有多少人在读？有多少人能重视

和理解菊老(元济字)的话,“莅民之子得其道则利,失其道则病。利者,其民奋而国随之以兴;病者,其利悴而国随之以亡”的话?

作者写这两篇随笔,表明他是一个有责任感、有思考的人,不过文章似乎过于精短了些,似乎还可展开些,丰厚些,发一下属于一家之言的宏论(不能缺少夹叙夹议),这一点,似在其他几篇散文中,也多少存在着。我对美文的界定是:不只语言美、意境美、结构美,更应思想美。须知,“思想的海拔,决定作品的高度”。这是我的拙著《周孟贤哲思妙语集》里的一句“妙语”,它来自于我的创作体验。至于作家本人应如何把握自己,要求自己呢?记得我在1999年春应邀赴京参加文化部的《共和国社会主义文学50年》大型会议上说过:“……做一个严肃的、有责任感、有使命感的作家,一个走正路,追求大气的作家,一个关注时代、关注人的命运和民族命运的作家,也就是说,具有当代意识,忧患意识和良知意识的作家。”作家是否拥有思想,太重要了!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只能是个平庸的作家,一个真正的作家,一定是个思想家:“思想者的头颅能启动整个世界,而整个世界却难以推倒它”(见《周孟贤哲思妙语集》)。是吗?

所以,一部作品(包括一个人)倘若没有思想,即没有灵魂,只是一个缺钙的躯壳:站不起,立不直,一如软体动物。我们阅读一篇优秀的作品,总会透过那些有血有肉的文字,看到作家自己独特的感受,真切的感情,出色的描绘和深邃的思想。可惜这样的作品,在当今比较闹猛的散文,随笔时代也难觅见,特别是那些关注全人类、思想深刻、目光深远、大气磅礴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我的这些话,是对当今文坛之现状而言,愿借此机会唠叨一下,并与作者共勉之。

哦,作者金骏,当我在多年前第一次从来稿上看到他的名字时,我便自言自语道:当是安吉文坛的良驹。

2001年1月28日于湖州文苑新村

# 目 录

|                  |       |
|------------------|-------|
| 序 .....          | 周孟贤   |
| 游 记              |       |
| “游山玩水”说 .....    | ( 3 ) |
| 悲壮激越独松关 .....    | ( 5 ) |
| 绿色宝石龙王山 .....    | (10)  |
| 毓物灵秀属山川 .....    | (16)  |
| 天生一座大溪山 .....    | (21)  |
| 别有情趣在韩吴 .....    | (27)  |
| 新安——富春行 .....    | (32)  |
| “莲花佛国”行 .....    | (41)  |
| 海天佛地游 .....      | (48)  |
| 金华游纪行 .....      | (54)  |
| 独览潮汐在钱塘 .....    | (61)  |
| 运河之旅 .....       | (63)  |
| 罗汉与名贤 .....      | (65)  |
| 北寺牌楼与《玉蜻蜓》 ..... | (68)  |
| 海涌流辉虎丘山 .....    | (71)  |
| 宝带桥怀古 .....      | (73)  |
| 惠山二泉读阿炳 .....    | (75)  |

|                 |       |
|-----------------|-------|
| 消夏游览善卷洞 .....   | (77)  |
| 月落日升莫干景 .....   | (79)  |
| 西园游憩小记 .....    | (81)  |
| 登桥跨梁南浔游 .....   | (83)  |
| 回乡杂记 .....      | (85)  |
| 雁荡拾景 .....      | (87)  |
| 三谒中山陵 .....     | (89)  |
| 煤山凭吊 .....      | (91)  |
| 林迹亭前的缅怀 .....   | (94)  |
| 能不忆江南 .....     | (96)  |
| 游览——美在安吉 .....  | (101) |
| 阿弥陀佛话灵峰 .....   | (104) |
| 东南大邑安吉城 .....   | (111) |
| 自然人文三官景 .....   | (116) |
| 美矣壮哉南北庄 .....   | (118) |
| 苕溪源头看放筏 .....   | (120) |
| 冬令时节游董岭 .....   | (122) |
| 西溪水畔礅溪游 .....   | (124) |
| 五鹤访友话旅游 .....   | (126) |
| 行在安吉——过幽岭 ..... | (128) |
| 鹤鹿同春鹤鹿溪 .....   | (130) |
| 长安桥头小溪口 .....   | (132) |

## 随笔 杂感

|                     |       |
|---------------------|-------|
| “不拘一格降人才” .....     | (137) |
|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说 .....  | (140) |
| 毛泽东读《日知录》笔记解析 ..... | (142) |

|                    |       |
|--------------------|-------|
| 不朽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 | (144) |
| 清代“昆山三徐”的家教风范····· | (146) |
| 顾炎武《哭归高士》论·····    | (148) |
| 顾炎武研究会侧记·····      | (151) |
| 我见到的周总理·····       | (153) |
| 胡宗南轶事·····         | (156) |
| “地震马上就要发生!”·····   | (158) |
| 陆游的第三件憾事·····      | (160) |
| 宋耀如与朱铁掌·····       | (162) |
| 娄县令祖冲之·····        | (164) |
| 长兴县任上的归有光和吴承恩····· | (166) |
| 王六辰捐书抗日·····       | (169) |
| 陈振孙抄书万卷·····       | (172) |
| 高太守的“载橐六”·····     | (175) |
| 耄耋之年陈良谟·····       | (178) |
| 吴维岳唯贤是举·····       | (180) |
| 能吏杨春喈·····         | (182) |
| 长城女诗人徐惠·····       | (184) |
| 我的母亲·····          | (186) |
| 十七岁的我·····         | (188) |
| 感受青春·····          | (190) |
| 我的师长·····          | (192) |
| 知了·蚂蚁·蜜蜂·····      | (194) |
| 《毕业歌》的联想·····      | (196) |
| 开学伊始话书包·····       | (198) |
| 应倡导课余科技兴趣活动·····   | (200) |
| 深刻·幽默·隽永·····      | (202) |
| 百期专版写春秋·····       | (204) |

|                     |       |
|---------------------|-------|
| 追忆钱援先生·····         | (206) |
| 活着听过追悼自己“悼词”的人····· | (208) |
| 大幕后的粉黑春秋·····       | (210) |
| 闪耀在琴键上的青春·····      | (212) |
| 留下了长相忆的思念·····      | (214) |
| 文墨田园古稀人·····        | (216) |
| 老友余震·····           | (218) |
| 收藏笔耕于无声·····        | (220) |
| 读蔡阿庆钢笔画·····        | (222) |
| 伟人与图书馆·····         | (224) |
| 承前启后话藏书·····        | (226) |
| 我读工具书·····          | (228) |
| 读点吴均诗,如何? ·····     | (230) |
| 可读的范成大田园诗·····      | (232) |
| 陈圆圆妙联难诗人·····       | (234) |
| 《枫桥夜泊》诗外话·····      | (236) |
| 我“看”《春江花月夜》·····    | (238) |
| 吴音苏语话评弹·····        | (240) |
| 难忘的国庆十周年·····       | (242) |
| 可取的《可取集》·····       | (245) |
| 重忆当年“宣传队”·····      | (248) |
| 阳澄湖畔念蟹经·····        | (250) |
| “文化品位”谈·····        | (253) |
| “孺子牛”赞·····         | (256) |
| 梦想与理想·····          | (258) |
| “后起之秀”说·····        | (260) |
| 会·····              | (262) |
| 毋需承诺·····           | (264) |

|               |       |
|---------------|-------|
| 安吉的童话·····    | (266) |
| 重遇阅报栏·····    | (268) |
| 糟糕的广告·····    | (270) |
| 从“地卜”说起·····  | (272) |
| “丢”与“捡”·····  | (274) |
| 青山白水吟·····    | (276) |
| 红脸“包公”者戒····· | (278) |
| 异文相与析·····    | (279) |
| 心中的那一片绿·····  | (281) |
| 多点儿幽默·····    | (283) |
| 依然是园丁·····    | (285) |
| 岁末撰春联·····    | (286) |
| 年末岁初话对联·····  | (289) |

## “竹文化”专论

|                     |       |
|---------------------|-------|
| “竹文化”内涵浅论(一)·····   | (293) |
| 三条建议和“节节高”(二)·····  | (295) |
| 百家争鸣界定“竹文化”(三)····· | (297) |
| 竹之“节”(四)·····       | (299) |
| 竹韵(五)·····          | (301) |
| 竹笛与笛竹(六)·····       | (303) |
| 竹枝平仄踏歌声(七)·····     | (305) |
| 赏析竹景诗(八)·····       | (308) |
| 简策——最早的竹书(九)·····   | (310) |
| 《齐民要术·种竹》今译(十)····· | (313) |
| 后记·····             | (315) |

游 記



## “游山玩水”说

当 20 世纪初叶一些欧美国家将旅行与游览连成一体形成旅游业后,我国历来称之游览的“游山玩水”之说似乎便登不上大雅之殿。少许国人甚至认为游山玩水是庸人俗人乃至懒汉泼皮之辈的举动,而统一组队集体出动花上成百上千钞票,由一名左手挥小旗,右掌抓话筒,双眼架墨镜,头箍太阳帽,颈上挂铜哨的“导游”,象牧羊人赶着群绵羊那样的旅游才能迎合现代旅游的新潮流!对于独自一人或少量结伴游览者却不屑一顾并嗤之以鼻。

“游山玩水”一词无丝毫贬意,它是对大自然的一种钟情。我国幅员辽阔,在这块“三山六水一分地”的国土上,名山大川遍布华夏南北,灵峰秀水联结神州东西,钟爱、游览、玩赏祖国的山水风景,便是对“游山玩水”的最好注解。

宋代释人道原在其《景德传灯录·文偃禅师》中云:“问:‘如何是学人自己?’师曰:‘游山玩水’。”元朝散曲家张养浩所著《普天乐》曲词:“游山玩水,吟风弄月,其乐无涯。”明末文学家冯梦龙在他的《喻世明言》卷三十中言:“每与源游山玩水,吊古灵幽,赏月吟风,怡情遣兴,诗赋文词,山川殆遍。”现代散文家诗人朱自清在《山野掇拾》中写道:“又得见《水经注》所记奇山异水,或令我惊心动魄,或让我游目骋怀。”……可见游山玩水之乐趣!

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凑热闹”。笔者称不上优秀的游览者,倒是跑过三关六码头的“老江湖”。随着阅历的丰富和年龄的增长,对于自然、人文两种景观,我采取完全不同的游览方式:

凡如西湖、太平湖、千岛湖等人工湖,无论它们风光如何美丽,

我只游不玩,因为那些景观留下了太多的人工痕迹,不属“天然无雕饰”之列,不可玩味。而从驰名中外的名山飞瀑到名不见经传的孤峰野岭,哪怕是一块顽石、一截名木、一池浅水、一段古树,都是可以鉴赏甚至抚摩玩之于掌的。于是,我曾饥肠漉漉地深夜伏在铁牛背上独自一人饱览海宁潮汐的壮观;冲破黎明前的黑暗登上莫干山观瞻日升日落的天文现象;坐在无锡惠山二泉边举头望月亮;在毋需流光溢彩照得大红大绿的溶洞中用火把观赏千奇百怪的钟乳石,并由此产生诸多联想;夜航在江南水乡泽国河面上,头顶一轮皓月,闻着桃李芳香,欣赏《春江花月夜》,那惬意之感受恐怕常人是难以体味的。

我国丰富的人文景观,便不能只用“游”、“玩”两字所能领略的了。那万里长城、关城隘口、金城汤池、宫殿皇陵、北国群窟、摩崖石佛、飞天壁画、寺庙大观、佛殿造像、古刹钟声、菩萨罗汉、舍利古塔、守门石狮、华表牌坊、蟠龙伏龟、古碑残碣、名人墨迹、园林真趣、小桥流水、今古奇石、回廊漏窗、亭台楼阁、厅堂馆斋、竞妍群桥……按清代旅行家孙嘉金所说,当“游亦有术矣”。这个“术”字所包涵的是游览者的文化、修养、学识、体魄、阅历。这便需要勤学、博览、广采,日积月累,不断提高。

至于那些三国城、宋城、水浒城、世界城、迪斯尼乐园等所谓人文景观,乃是一无建筑艺术,二无文化气息、不伦不类大煞风景的物件,我真的如见雷池一般不敢近前“瞻仰”,别说游或玩了!不得不指出的是所谓“丰都鬼城”、“十殿阎罗”之类的劳什子,已属糟粕,当归入清除之列!

成语“游目骋怀”,其意为纵目四望,舒展胸怀,尽览景物。如果我们能学一学晋代王羲之《兰亭集序》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亦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那么,对于“游山玩水”之说算是懂得领“三昧”而入门了。